

世界
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
丛书



ShiJieWenXueMingZhuShouCiFanYiBenCongShu

Qiong Xiao Zi

穷小子

Jie Luo Mu

杰罗姆

[美] 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 / 著
汪飞舟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世界
文学名著
首次翻译本
丛书



ShiJieWenXueMingZhuShouCiFanYiBenCongShu

Qiong Xiao Zi Jie Luo Mu

穷小子杰罗姆

[美] 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 / 著
汪飞舟 / 译

2712.45

F594-2.02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穷小子杰罗姆/(美) 费里曼著; 汪飞舟译, 一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世界文学名著首次翻译本丛书)

ISBN 978-7-80647-373-3

I. 空… II. ①弗…②汪…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763 号

书 名: 穷小子杰罗姆

作 者: (美) 弗里曼著; 汪飞舟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3.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373-3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十二岁那年，五月初的一个早上，凉风习习，日上梢头，杰罗姆又猫在了一个没人知道的旮旯里。

从他家往北三垄地远的地方有个石岗，石岗的南面有一个杰罗姆那么高的窝窝，上边儿花岗岩像亭角一样朝西突展，正好成了他在春天避风晒暖的好去处。

这时候加拿大的雪还没化尽，从那儿南下的冷风依然侵衣袭人。那地方正好避开了加拿大刮来的西北风，却正敞对着从东边慢慢向南斜过来的太阳。他就像一只刚过完冬爬出窝的小兽，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在他正前方是一大片田野，长着嫩绿的秧苗。左前方的山坡上，齐齐的一排桃树缀着花儿，顺着坡冲了下来，就好似听到了春的号角。

远处有人赶着马在犁地。吆喝牲口的声音隐约地传过来，它是劳动生活中无处不闻的谐音。唯一能看见的住所是艾本·梅里特老爷的楼宅，斜斜的大屋顶泛着光，还有灰秃秃的草料棚，后面衬着万点桃花。

杰罗姆直愣愣地看着，又好似什么都没看见。他最明白的是自己身体的感觉，此刻是一种说不出的舒坦，他开始感到一团旺火在蔓延开来。虽然有点乏软，但脑子比冬天任何时候更清醒，他心里涌动的是莫名的兴奋和愉悦。

这一冬天杰罗姆除了这一件又单薄又破旧的外套就没换过更厚的衣服。家里没有多少柴可以烧炉子，床上也没有暖和的被褥。去年夏天过后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彻底暖和过来。此刻，春天的太阳是完全属于他的，被冻得快凝结的血照样开始在这瘦小的生命体里涌动环流。谁能说这个在石旮旯中躺着的孩子这时的感觉和拔节上窜的绿草吐露芬芳的桃树有什么两样呢？谁能说得清此刻的他比上边石沿上开着一盏盏小红花的忍冬草更有思想呢？他浑浑然无所用心。

阳光通过他闭着的眼帘变成一片柔和的殷红，就在这时候从农田的那边走来一个小女孩，她怕弄破她的花裙，小心翼翼地翻过石围，然后穿着羊皮鞋的脚轻轻踩着小草走了过来。最后站在石旮旯里闭眼打盹的杰罗姆面前。她两次想开口说话，却没说出来。最后她鼓足勇气说：“喂，你生病了吗？”她的声音怯生生的。

杰罗姆愕然睁开眼睛，使劲看着站在面前的奇怪的小身影。露西娜穿着一件

蓝色的呢子裙，里边是一条漂白了的衬裤，裤边盖在羊皮鞋的边口。她腰上还系着一件白围裙。上身穿一件小外套，外面又加了一件缀着棕榈树叶图案的绿色开司米披肩，那是她妈妈怕她不够暖和围在她的胸口，并从背后系牢的。她还戴着一顶缎面的棉风帽，金黄色的髻发一直垂到她的腰部。她妈妈还特意把四络头发从帽前边梳下来，轻轻分布在她红嫩的脸蛋两边。露西娜的脸长得很俏很甜——看上去又乖又文静，好象是那种懂得体贴母亲常帮着做些家务的小女孩。

在她紧锁着的稚气十足的眉毛下面是一双天真无邪的蓝色眼睛，此刻正奇怪地审视着杰罗姆。漂亮的小嘴两角耷拉着，显出一副担心的神色。杰罗姆虽然从来没和这女孩说过话，但还是熟悉她的。她的名字叫露西娜，姓梅里特，她爸爸挺有钱的，给她买了很多她想要的东西，她妈妈把她打扮得像个娃娃一样，杰罗姆的母亲就是这么说她。

杰罗姆含混地吐了两字：“没病。”一个在阳光下睡午觉的小动物被吵醒后恐怕也是这么嘟哝的。杰罗姆还不会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样子。在他眼里，这小靓妹也是个小孩，只不过她穿好的戴好的，而杰罗姆是破衣烂衫，鞋无一双。他瞅着她的蓝缎子的风帽，没好气地把她的旧帽子“噌”地拉到了黑眉毛上，把身子又使劲往热乎乎的石块上贴了贴。

小女孩看见了他露着的脚指头，就又大着胆问：“你很冷吧？”

“不冷。”杰罗姆哼了一声。这时他看到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姜糖饼。在路上，她浅浅地咬过三口。杰罗姆的黑眼睛里闪过一道饥饿憋出来的光亮。

露西娜伸出了拿姜糖饼的手，腼腆地说道：“你不如把它吃了吧！我没怎么吃，只咬了三小口。”

杰罗姆狠狠地答道：“才不要你的老姜饼呢！俺压根儿就不饿，家里有的是！”

小露西娜惊跳起来，蓝眼睛里立刻布满了泪水。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她踉踉跄跄地穿过庄稼地，似乎是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一只小白羊一跳一跳地跟在她的后头，它从哪儿冒出来的，杰罗姆没注意。他记得听人说过露西娜把一只羊羔当宠物养在身边，她走哪儿那小羊就跟到哪儿。他嘟囔道：“什么都有，小羊和好多好多东西。不稀罕你的老姜饼！”

他突地跳起来摸了摸口袋，然后像头小鹿似地向那小女孩追去。小女孩转过头用泪汪汪的蓝眼睛一看，吓坏了，她撒腿跑了起来，那小羊在她脚边跑得更快了，但杰罗姆还是很快追上了她。

“甬跑了，成不？”他喊道，“又不打你，怕啥呀？”他拉住了披着绿披肩的肩膀。她站住了，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抬头看着杰罗姆，蓝风帽和卷发下一副将信

将疑的神色，惊神未定。

“想吃橡树根吗？”杰罗姆用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问道，即便是皇上对奴仆赐赏也不会比这更神气了。

露西娜温顺地点了点头。

杰罗姆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当作金银财宝似的，里面有旧扣子、粉笔头和一截儿石笔，有七叶树果、烤玉米粒，还有干了的苹果核。还有一些东西因为在口袋里放得太久了，已经无法辨认。从这里面杰罗姆挑出了一截儿不容置疑的珍品——好大一截儿胡乱割下来的橡树根。外层已被刮掉了，里面白白的很干净。

杰罗姆说：“给。”

“你自己不要吗？”露西娜细声问道。

“不要，昨天俺吃了两大块。在沼泽地那儿多得很。拿着吧。”

露西娜接过来说“谢谢”，然后战战兢兢地把它放进口袋。

杰罗姆问道：“你干嘛不吃啊？”露西娜听话地咬了一口。

“是不是特好吃？”

“好吃。”露西娜很领情地笑着说。

“什么时候俺给你再挖点。”杰罗姆说着，似乎沼泽地就是个大聚宝盆。

小女孩说：“谢谢了。”她又腼腆地把姜糖饼拿出来，“我只咬了三小口，很好吃的。真的。”她说得很诱人。

但杰罗姆的黑眼睛里闪现的亮光又吓了她一跳。

“谁想要你的老姜饼！”杰罗姆又叫起来，“俺又不饿，俺家多得吃不完，分给俺吃这个干吗呀！才不要你的老姜糖饼呢！”

露西娜带着哭腔说：“姜糖饼一点儿不老，真的不老。哈娜今天早上才烤出来的。”杰罗姆穿过庄稼地溜烟儿跑了。小女孩只得回家去，袋里揣着橡树根，手里拿着姜糖饼，口里留着橡树香，心里带着好心不得好报的隐痛，要去告诉母亲。小羊一路“嘤嘤”地跟着。

杰罗姆还没有走回到石头窝，就听到西北方向传来的吹牛角的声音。

“娘在找俺了吧。”他这么想着，绕过了石头窝朝西走，爬过了第一道矮石路，再经过三垄地就是他的家了。瘦小的杰罗姆在青草地上走路的样子并不好看，一看就是庄稼汉的步伐，他身上的肌肉好象有天生的模仿能力。他虽然才十二岁，但走路的样子就像种了一辈子地，伐了一辈子木似的。杰罗姆扎紧的裤腿下面光着一双脚丫子，脚腕处被划拉得红红的。他的棉靴已破了好几个礼拜了，他妈给补得很结实的长袜子又被撕开了。对那双脱了底的鞋，他那当鞋匠的舅舅也没办法，因为上面那部分已经缝不住新鞋底了。奥兹阿斯·兰姆舅舅说：“这

跟人一样，人没有身子魂就没处呆，鞋没了帮，底儿也上不上啊。”奥兹阿斯照例说可以送给外甥一双他做的有底儿有帮的鞋，不过奥兹阿斯自己穷得叮当响，况且年纪大了，每一个铜子儿都是千辛万苦挣来的。这样自从鞋底和鞋帮分了家后，杰罗姆就打了光脚。他无所谓，因为春天已经来了，雪都化完了。对于一个能在阳光充足的石旮旯里感到其乐无穷的男孩来说，肢体上受点罪实在算不上什么。冬天，雪从鞋的裂口进到鞋里把他的脚冻得长满了冻疮。他的脚跟至今还是红红的，但他从来不哼一声。他按农村的土方子，硬是用炭灰给自己治冻疮，他妈问起的时候，他只说一句“医冻疮”就完了。

杰罗姆挨饿是经常的。此刻他在地里跑着，肚子里正空得难受。一只在雪原上寻觅了整个冬天的狼仔子恐怕也不如此时的杰罗姆更想吃一顿饱饭了。狼尚可找到它的天食，而杰罗姆什么都没有。他也从来没叫过饿。

如果有人问他饿不饿，他会勃然作色，就像刚才露西娜给他吃姜饼时那样。他知道，他家里人也知道，村里人说他们一家都吃不饱饭，这大大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从而一概不承认有这么回事。他们自己互相之间也从来不说饿，即使肚子叫得震天响，他们也不会承认。

那天早上，杰罗姆只吃了一浅匙泡开的棒子面粥，可他俨然声称早饭吃得饱极了。他边走边从口袋里拿出又一个橡树根放嘴里嚼起来。现在大自然的食品柜已打开，封在柜子上的霜冻已化解，一个小伙子的日子就好过了，怎么也饿不着了。在沼泽地的橡树根多得挖不完。还有新绿的冬青树叶，一点儿不难吃，再过一阵子山莓、黑莓和越橘就都出来了。还有奇特的杉树果，和沼泽地灌木植物上凝结的酸甜的树脂。这些是大自然赐给杰罗姆的小小的珍馐，只有他在四处找莓子充饥时才有运气碰上，由他兴高采烈地摘走。这些不为常人知晓的果子在课本字典上是找不到的，都带有奇特而神秘的香味，和林子里的那种有所不同。对杰罗姆来说这些野果既满足了他的食欲又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再过两个月，种的东西都长起来了，玉米、大豆和土豆就都出来了。那时，杰罗姆瘦骨嶙峋的身形会圆润起来，不再面露饥色。他其实长得蛮帅的，瘦削的脸上一双黑眼睛无所畏惧，一蓬浅黄的卷发被太阳晒得像干草一样。若不是常暴露在风雨中的话，杰罗姆的头发应是棕黄色的，他的帽子像他的鞋一样不中用了，所以他在暑热天也一概免冠。他的母亲是个节俭的女人，自然能补的就补。她已不便行走，整天只能呆在一个高背摇椅里。她已不年轻，她结婚生子时的年龄就不小了。但她有一种强悍的品质。这品质就像老树的纤维支撑着她的身体和精神。

杰罗姆还没进屋，他母亲的声音已经迎出来了：“杰罗姆，你去哪儿了？”她问道。尖尖的话音里是那种责骂的语气。他母亲安·爱德华兹坐在摇椅里，高声一喊，声音具有像小号般的穿透力，整个房子都可以跟着齐步走。

“一直在草场那儿呢。”说着，杰罗姆推门进了屋。表面上很驯服，但还是听得出一点倔犟的口气。

杰罗姆一进门就看见了母亲安。安长着一副像猫一样的三角形脸，黑色的假发像幕布一样在中间分开，露出一双深陷的眼睛。她总是对着门和窗户坐着，出入过往的人一刻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她接着问道：“在草场干吗呢？”

“坐着。”

“坐着?!”

“俺在大岩石朝阳的一边坐了一会儿，”杰罗姆说。在母亲的目光下，他垂下了头，但并无愧色。她一直觉得杰罗姆心里深处有一股反抗的力量，必须尽其所能把它压制下去。但她从没有真正制服过他，他不像女儿埃米拉能站在水池边静静地洗盘子。虽然她不承认自己偏爱哪一个，也不愿那么做，但还是不免疼儿子多一些。

她大声喝道：“你知道都什么时间了吗？”

杰罗姆瞥了一眼墙角的挂钟，快十点了，看完了也不吱声。有时他会采用一种和年龄不相符的大男人的方式避免不必要的口舌。安见他看了钟并不说话，就接着说：“都快十点钟了。十二岁的大小伙子了，别人都在干活，你却在草场上石头边游手好闲。看看你妈，身子骨都不行了，还在累死累活地干，而你一晌午啥事儿也不做。你害不害臊？马上给我拿着铁锹去园子里干活去。该种豆子了，要是还想种的话。你爹去林场给普雷斯科特大夫弄木头去了，眼看到五月了，园子里啥都还没种呢。还不快点！”安嘴里说着，干瘦有力的手指麻利地穿梭着，她正在用碎布给普雷斯科特大夫编一块毯子。各种色彩鲜艳的布条像蛇一样绕着她的身子，缠绕起来的布条团在地下滚跳着。一般女人编毯子的时候都把布条团搁在篮筐里，而安干活风风火火的，没那么有条理。

他走到外面，料峭的寒气使得本来就饿得发慌的杰罗姆觉得一阵透心的凉。他从草料棚里拿出铁锹开始在园子里干起活来。这园子就在房子后面隆起的向阳山坡上。他掘到石块时，就让石块从坡上滚到小山脚下，他觉得这样很开心，身子也暖和起来。

到处都能听到知更鸟的叫声。不时地有一只从远处的甜水泉飞过来，落在山下犁过的地里，默默地挺着它红红的前胸，真是一幅有声的画，一首如画的歌。

在杰罗姆干活的地方往左边下去有长长的一片犁过的地，地里种的是玉米。杰罗姆的父亲前几天就在那儿赶着老白马犁地。今天父亲牵着它拉木头去了。白马老在外面干活，园子里的地只能用锹挖了。长得像小树苗一样细挑的杰罗姆弯着身子在垒地，他闻到新土发出的味道。时不时一阵凉风吹过，不知从哪儿带来一股浓浓的花香。一只小鸟从他身边掠过，翅膀在空中划过一道蓝线，杰罗姆停

下来细看，只见小鸟停在屋前的栅栏上面，在阳光照耀下像一枚蓝宝石熠熠发光。杰罗姆在他生命的小窗户前对外面的世界看得很仔细。除童年艰辛的日常劳作之外，他总是留意眼前出现的一些稀罕的东西。

小鸟飞走了，杰罗姆接着盆地。他知道要是吃饭前翻不完这块地的活，母亲肯定又是一通骂。他并不怕母亲的刀子嘴，可他不愿招惹她发脾气，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了一套委曲求全的策略。他父亲爱德华兹不止一次私下对儿子说：“你娘身体不好，你也知道她的坏脾气。我们就让着她点吧。”杰罗姆听罢懂事地点了点头。

杰罗姆顺着他妈就像一个占上风的人对处于劣势者所抱有的那种耐心和谦让。他这是不屑一顾而不是因为被吓倒。他父亲和他都从不还口。安尖锐的嗓音越叫越大，而他们俩从不把她话放心里去。他俩有时还交换一下眼色，达成默契，多忍着点儿。于是他俩谁也不开口答话。

这样，杰罗姆怀着对母亲宽宏大量的心态手中的活越干越快。当他妹妹推开灶间窗户喊他的时候，他已翻松了好大块地了。“杰罗姆！杰罗姆！吃饭啦。”他妹妹探着头喊。她的声音跟她妈一样尖尖的，但口气是软软的，不那么生硬。

杰罗姆答应了一声，扔下铁锹，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进了灶间，看见母亲已在桌前坐下，埃米拉在端吃的。埃米拉个子不高，但很漂亮，举止谨慎，一双热切的黑眼睛和她妈一模一样。她在灶边掂着脚甩着胳膊肘一勺一勺地从汤锅里舀出热气腾腾的糊糊来。埃米拉高高卷起的衣袖下露出小女孩才有的细直的两臂。

安冲着杰罗姆说：“我不跟你说，你自己就不知道帮埃米拉把汤锅端下炉子来吗？”

杰罗姆一言不发地把汤锅从灶上端了下来。

他母亲说：“有时候不跟你说，你就是没有一点儿眼力劲儿。你长着眼睛就看不见你妹拿不动汤锅？她只有往外舀一些出来才拿得动。你没看见她都快被烫坏了。”

杰罗姆不答话，把锅拿下放在灶前地上。他贪婪地嗅着壶里冒起的香味。“那是啥呀？”他问妹妹。埃米拉又弯腰把长柄汤勺伸进汤里。

凡是知道的，她就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安的脾气。她没好气地说：“防风根煲汤。埃米拉在园子里挖的防风菜，原以为它们早死掉了呢。我在汤里搁了块猪肉，其实不搁也行。现在这锅汤谁喝了都没话可说，普雷斯科特、梅里特老爷还是牧师，都没问题。你们俩就谢天谢地吧。”

杰罗姆说：“爹呢？”

“还没回来呢，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时辰拉十车木头都有了。想是在哪儿磨蹭呢，碰上什么人说会儿话也不一定。我可不等了，他赶不上只能吃凉的了。”

埃米拉把盛好的汤端到了桌上。杰罗姆把椅子向桌前挪了一挪。他妈抓起长柄汤勺正要分汤，忽然停住手对埃米拉说：

“埃米拉，你把正房里的粉花瓷盆拿来，完了再到那间空房里拿一块细布毛巾来。”

“干吗？”埃米拉好奇地问。

“什么干吗干吗的，我说拿你就去拿。”

埃米拉去了一会儿拿回来那只瓷盆和一块毛巾。杰罗姆坐在一边无奈地等着。他饿极了，煲汤的香味逗得他垂涎欲滴。

安说：“拿过来。”埃米拉把那大得像缸一样的盆放在母亲面前。那是在当姑娘时安的母亲留给她的—件海运来的古董。她的家境一度不错的。在正房的柜子里，还摆着原来是一整套的蓝印度瓷器，那也是安的母亲留下的。两个孩子看着母亲往大瓷盆里舀汤，平时一向听话的埃米拉此刻却嚷了起来。

她着急地说：“没剩多少了！”

“别操心，有你们喝的。”

“爹回来就不够了。”

“本来也不够他的，替他担什么心，他饿不着。”

杰罗姆和妹妹看着母亲继续往大盆里舀汤，母亲将汤盛了三分之二满的时候，停住了手，又打量了兄妹俩一眼，说：“还是你去吧，埃米拉。杰罗姆太邋遢了。把我的红开司米小披肩拿来。你再戴上我的绿缎子的风帽。你的那个太不像样。”

“娘，俺可以先吃饭吗？”埃米拉可怜兮兮地要求道。

“不行。等一会儿饿不死你，我不能给人家送凉的煲汤去。快去，快去，披上披肩戴上帽子。别站那儿傻看着我。”

埃米拉失魂落魄地朝外走。

安把毛巾仔细地蒙在了盆上。

“让埃米拉留下来吃饭，”杰罗姆开口道，“俺可以去。俺吃不吃无所谓的。”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甭瞎搅和了，杰罗姆，要不然我一口都不让你吃，还去坐地。我已跟你妹说了让她去，你们俩谁也别再啰嗦。”

埃米拉不一会儿已披上了母亲的开司米红披肩。因为她的肩窄，只得用别针在衣服上别住。她戴上了大大的绿风帽，帽子底下兜着一张饿得尖尖的小脸，一双好看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可乖了。安命令埃米拉：“这样，你端着这盆汤可要非常小心，千万别摔了碰了，把我最好的披肩上弄得都是汤。你把这汤送到普雷斯科特大夫家。在门口，不管谁来开门，他儿子劳伦斯也好，女佣、帮工也好，你必须要求拜见普雷斯科特太太。不要把它给其他什么人，明白吗？普雷斯科特

● 穷小子杰罗姆

太太出来后，你道个福，说：‘早安，普雷斯科特太太。爱德华兹太太向您敬颂大安，祝您身体健康。她思量着您也许还没尝过时鲜的防风根，专此奉上防风肉汤一盆，万请笑纳。’”

爱德华兹太太把自己当作埃米拉，用憋出来的细嗓子又重复了一边。“记住了没有？”她然后用真嗓子大声问。

“记住了。”

“给我说一遍。”

可怜的埃米拉便鹦鹉学舌似地照她母亲的腔调说了一遍。其实，这调门也确实像埃米拉平时说话的样儿。

“别忘了说‘敬颂大安’，还有‘她思量着您也许还没尝过时鲜的防风根。’”

“俺记住了。”

“把盆拿好，千万小心，端稳当了。”

埃米拉把开司米红披肩的一端甩到背后，两只小手把大盆端在胸前，走了出去。杰罗姆打开门，等她出去后掩上了门。

“这下普雷斯科特太太不会以为我们一个个都快要饿死了，因为她先生是我们房债的主人。”安说道，“上次她送一锅羊肉汤来时我就想好了，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回送点什么。我要让人看看我们还没有穷得快成叫化子。”

杰罗姆点了点头，脸上流露出对母亲深切的同情。“嗯，就是。”他说。

爱德华兹太太一仰头，一脸傲气，脖子梗直得像戴着云冠。她说：“至今为止，这世上还没有人给过我回报不了的东西。许多有钱人都不见得敢这么说。”

“嗯，说的是。”杰罗姆说。

“把碗递过来，想必你也饿得差不多了。”他母亲边说边开始往他的盘子里大勺大勺地盛汤。“你先吃吧。不过你最好把那些碗放在大炉前，等埃米拉和你爹回来时用热碗。”

杰罗姆问道：“你自己不吃了吗？”

“你倒贴我钱我也不会沾它一星点儿。我对防风汤从来就不感兴趣。”

杰罗姆看了他妈一眼，不慌不忙地说：“还有好多呢，俺吃这点就够了。”

“我不想吃还不成？我若要想吃，那有的是，可我不想吃。我从来就不爱吃防风汤。今天我的肚子更受不了它。把那两只碗照我说的放在炉前，然后把饭趁热吃了。”

杰罗姆照办了。他把他那一碗煲汤吃了，他母亲硬让他再吃一碗。埃米拉回来后，也吃了个饱，还剩了很多就等爱德华兹回来吃。

杰罗姆吃饱了饭再回到园子干活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自言自语地说：“今天下午我差不多就可以把地都刨完了。”于是他开始使劲翻土，边干还边吹着

口哨。随着太阳西斜，他开始琢磨着在父亲回家以前能不能干完活。现在他肯定还没回家，因为他一直注意着马路那边，父亲要是回来的话，木头马车会嘎嘎响。杰罗姆嘴里说：“爹要是看见园子的土都已垒完准会乐坏的。”手里越发用力了，口哨也不吹了。他从来没因为父亲晚回家着急过。

五点钟光景，爱德华兹家的后门被打开了。埃米拉头上兜着一块披肩急急忙忙地跑上山来。当她跑到跟前时已上气不接下气了：“杰罗姆，快别干了，娘让你马上去十亩地看看。爹爹还没回家，俺们快急死了。她说爹可能出什么事了。”

杰罗姆把锹往地上一插，直愣愣地看着她：“她说爹出啥事了呢？”杰罗姆对灾祸没有一点想象力。

“她想爹可能摔伤了，或者被树干压着了，也可能马跑没了。”

“马不会跑失的，它总是慢慢走着的，爹从来也没摔倒过。”

埃米拉几乎在新翻的土块上急得蹦了起来。她一把抓住哥哥的臂膀连拉带拽地要他快去，嘴里喊着：“快去，杰罗姆！告诉你，爹爹出事了，娘说的。你就快去看看吧！”

杰罗姆甩脱了妹妹的手，准备开跑。他回想了一下说：“去十亩地干吗，他是给普雷斯科特大夫送木头去了。俺去那儿看看他在不在。”

埃米拉急坏了：“那你顺道去看看吧，快点！杰罗姆，你赶紧点呀！苦命的爹爹！娘说他摔坏了！”埃米拉两臂掩着脸，嚎啕大哭着跑下山去。“爹爹呀——爹爹呀！”她的哭声在她身后伤心地飘荡着。

一
一

杰罗姆一上路便开始跑。他腿长，腰细，虽然偏瘦，但他喘气并不急重，跑起来矫健得像一匹小赛马。他奔跑速度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没有哪个小孩能超过他。这方面还有很多故事。要是外乡的表兄弟到这村里来吹嘘他或是他哥们跑得怎么快，本村的孩子就会告诉他：“杰罗姆五分钟能跑上十六里地跟耍子似的，真的！”很奇怪，杰罗姆把他们都比下去之后，他的胜利便成了他们吹牛的材料。说来奇怪，他们这么一夸杰罗姆就忘了是他们的失败造就了杰罗姆的胜利，这很像一种小型的儿童圈里的爱国主义精神。

飞毛腿杰罗姆从来没像今天跑得这么快过。一路上，男孩子急忙给他让路，撑着脖子看他后面被甩得远远的是谁，结果什么也没瞅见，回头再呆呆地看着他飞去的身影。

“他这是往哪儿跑呢？”一个男孩说。

一个说：“没瞅见哪个撵他来着呀？”

又有一个说：“没准儿他娘又犯病了，他是去请大夫。”说话的是杰罗姆远房亲戚朱大。

杰罗姆跑得都没影儿了，那帮孩子还站在那儿远望呢。杰罗姆到普雷斯科特医生的家有二里半的路。快要到时，他看见一辆马车在向这边移近。他想：“爹爹在那儿呐。”他停下来呼呼喘着粗气。杰罗姆往常食不果腹，精瘦的，跑起来速度绝对快，但耐力就不行了。

那马车不紧不慢地走着。那白马把大蹄子沉重地敲在了土路上，马头随着步子一起一落。

马车走近了，一直瞪眼看着的杰罗姆倒吸了一口冷气，马拉着的车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堆木头，缰绳被细心地绕在了车上的一根柱子上，没有人在驾驭这辆马车。杰罗姆想喊一声，跑过去，却不能够。他瞠目结舌，小脸煞白。老白马忠实坚定地拉着他的重负往家走。它丝毫不偏移路线，除了按爱德华兹经常命令它做的那样仔细地绕过一个塌陷的坑。这老马真有点不可思议，居然在主人已经无影无踪也许永远消失的情形下，还继续服从着一个更高智慧的控制，以每一步艰难的前行付出它所有的耐心和体力，而这情景就像无头鬼的出现一样令人毛骨

悚然。

对着迎面过来的马车，杰罗姆鼓起勇气喊道：“吁！吁——！彼得！”那马立刻站得纹丝不动，它的两只前蹄僵直在那里，耳朵、头和脖颈一起无精打采地垂在那儿，就像一截折了的树丫，上面的叶子全蔫塌了。

杰罗姆踉踉跄跄地跑到马车旁，踮起脚来往车上看，除了木头还是木头。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找马车前头的轡头，却找不着。他只得把马牵到路边，把绕在柱子上的缰绳解下来把它牢牢地拴在树干上。

完了，他继续朝马来方向跑去，尽管他觉得两脚发虚，可跑得一点儿都不慢。当跑到普雷斯科特的楼前时，他停下步来，透过树影朝那深宅大院看去，看着那涂着绿漆的窗门迟疑了一会儿，又向前跑去。

距他父亲干活的十亩地还有三里路。那里有一片白桦树和栗子树林，树上已满是吐着新绿的嫩叶和白皙得像少女的臂膀一样的枝条。一条能容马车通过的小径通到林子里。杰罗姆径直跑到那片树林里，大声叫着：“爹爹——爹爹——爹爹——”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不时停下来细听。没有应答，只有新叶轻柔的时有时无的摩擦声，犹如一个穿着丝绸的人隐身躲藏发出的沙沙声，这越发让人感到这早春的林子里真有什么东西出没。于是杰罗姆更迫切地呼喊：“爹爹——爹爹——你在哪儿？爹爹

在树丛中杰罗姆显得很渺小，脸色苍白的他用细细的童音哀婉地喊着。就像一只鸟儿在林中发出的自然声响，也确实自然界最原始的声响：一个最无助的人类的幼子在呼喊父母，在寻求庇护。

杰罗姆就这么一边走一边喊，一直来到他父亲整个冬天都在那儿砍树的那块空地上。成捆的木头还在那儿，整整齐齐地堆着。有的树墩子上已窜出了嫩绿的新芽。“爹爹——爹爹——”杰罗姆喊着，只是这次小心地稍稍压低了一些声音。他想父亲也许倒在了树墩子上受了伤。他想起萨缪一个人在林子里时被倒下来的树砸断腿，在那儿躺了一整天才被发现。他想父亲是不是也是出了这样的事。他四处寻找，尖锐的眼光在树墩和木头堆中间来回搜索。他嘟囔道：“爹会不会晕过去了？”

到最后在空地里也没找着他父亲，他又使劲呼喊他的父亲，又“喂——喂——”地喊，喊完静下来听，接着再喊，还是没有回音。

蓦地，他想到那水塘，一股冷气直窜上脊梁骨。预感灾祸不是杰罗姆的特长，可他一旦有了这种预感，就把它当作真的一样。

“爹爹掉进水塘里淹死了。”他嚎啕大哭起来，“俺娘怎么办呢？”

这孩子路也看不清了，绊在树墩上向前扑倒了，把膝盖摔破了。他从地上爬起来。哭得越发可怜。杰罗姆的孩子气又全回来了。

从空地再过去一点有一道石头垒的墙，标示着爱德华兹的地界。再往前一点有一片枝叶如盖的古松，松林再过去一点有一个林间水塘。水塘不深，可从来不干涸，据说中间有深洞。男孩子们中间还传着关于这个水塘夸夸奇谈的吓人故事。他们从前站在两块石头上用一个特别长的竿子去量那个水塘有多深，说是“一次都没有碰到过底，哥们”。他们也使劲用石块往下砸过。然后像狐狸一样伸头细听，但“从来没有听见石头砸到底的声音，哥们”。

水塘的一端和松树林相接。这里的人们把它叫做“死洞”，都知道它的险恶。村里的孩子们坚信那塘就没有底。有一阵子他们中间还流传说，在他们还都没出生的时候，有一人在水塘里淹死了，可尸体怎么也找不着。

他们只有站在岸边，满脸恐惧地望着凶险的水塘。不过它在这些少年的心灵中激发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长辈们不须提醒他们，即便是最大胆的孩子在“死洞”面前也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

杰罗姆翻过石头墙。墙那边的地是属于普雷斯科特医生的。然后他穿过松林来到了那叫做“死洞”的水塘的边上。他扫视着湖面侧耳细听。那是小小的一片水，对面泥泞的岸边长着一圈带白花的灌木和小树，看上去近得很。一阵馨香淡淡地浮来，同时一缕银白的水雾袅袅升起。一片鼓噪的蛙声中时不时能听出牛蛙厚重的低声部。一道火红的阳光从西边穿过对面稀疏的植物，洒在了水塘上面。一群群蚊子在光照中飞舞。

一群微小的蚊子，那么渺小，那么轻微易逝，仿佛不是有生之物，而真正是生命的缩影。杰罗姆哭泣的眼睛从虫子转到旁边，又转到地下，他叫了一声，从地上拾起了一样东西。那是爱德华兹早上离开家时还戴着的帽子。杰罗姆站在那儿眼盯着手里的帽子，脸上显现出老人般的神情。也许此时真有一种老人的心境一下子进入了他的躯体。原来他只是设想父亲是干活出了事故，而现在他明白地意识到如果他父亲爱德华兹死在了水塘里的话，那只能是他自己跳进去的。杰罗姆嘴里说着：“他不可能一个筋斗栽进去的。”他看了看弯弯的塘沿，又看了看那顶帽子。

他忽然硬起脖子，咬紧了牙关，脸上露出毅然决然的表情。不知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样子还是本性的遗传，他确信自杀无论对死去的本人还是对家庭都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这孩子心里说：“谁也别想知道。”他使劲点了点头，似乎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开始在塘边捡石头，然后把它们放在帽子里面，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把帽口系紧。他抓着装满石头的帽子，抡起胳膊，使劲向“死洞”中间扔去。

杰罗姆说：“好了，没人再会知道怎么回事了。‘死洞’是没有底的。”这伙

子连忙跑出林子回到了路上。走到普雷斯科特家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人顺着南门小径转出园子，在离杰罗姆很近的时候，他奇怪地盯着他，然后抓住他的肩膀问道：“病了？”

“没有。”杰罗姆说。

“那你脸色咋那么难看？”

“爹不见了。”

“不见了？他能去哪儿？你是什么意思？”

“今天早上他去给普雷斯科特大夫弄木头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呵，是这么回事。几分钟前，我还瞅见他的马车打这条道过呢。”

杰罗姆点头说：“碰见了，他没在上头。”

“我的天！”那汉子瞪着杰罗姆叫起来，那汉子虽有中等年纪，但长得精瘦，活络得像个少年。他名叫杰克·诺依斯，是普雷斯科特医生的帮工，给他喂马赶车，据说也帮着配药。村里人对杰克都另眼相看，有的是看着医生的面子，但也有他本人的因素在内。

杰罗姆甩开搭在肩膀上的手说道：“俺得走了。”“停停。”杰克说，“这得马上弄清楚。他一定是受伤了。他肯定在他干活的林子里。”

“没在，俺去过那儿了。”杰罗姆也不多说，拔脚要走。

“你都看了哪几个地方？”

“所有地方都看了。”少年回头应道。但杰克还紧跟着他。

“等一等。我想问你有没有去池塘那儿看过？”

“俺干吗要去池塘那儿看？”杰罗姆回头气汹汹地瞪着他。

“不知道，他也许会掉进水塘里，那儿离得很近。”

杰罗姆责问道：“俺倒是要问问俺爹干吗要跳到那水塘里去？”

“喂，我没说他是跳进去的，我说掉进去的。”

“你知道他不可能掉进去。你知道他要是进去的活，只能是自己跳进去的。杰克，俺告诉你，俺爹不是干那种事的人。”这孩子还在那汉子的鼻子底下晃了晃小拳头，大声喊道：“你要是再敢说，哼！”

“我的天！”杰克·诺依斯做了个半带滑稽的表情，一只眼睛看着这少年，另一只眼睛眯缝着，这习惯据说是他给医生倒药时养成的。

杰罗姆叫道：“你再说，你再说俺就揍死你！”他的声音一下子变成了沙哑的哭腔，然后扭头就走了。

“你疯啦，你？”杰克在他身后叫道。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杰罗姆的身影，就急忙跑进屋里去了。

杰罗姆跑到了先前他碰见的马车跟前，解开缰绳，爬上马车，赶着马回家。

● 穷小子杰罗姆

马车驮着一车东西只能用步行的速度前进。当他家的房子进入视野时，他看见了一个蓝色的东西在飘动。那是埃米拉的披肩，她正在门口盼望着，看见了马车，她就迎着跑过来，口里叫着：“爹爹呢？杰罗姆，爹爹在哪儿？”

杰罗姆说：“不知道。”他高高地坐在上面，手里攥着缰绳。他那苍白漠然的脸看着远处。

“杰罗姆，你没见到爹爹？”

“没有。”

埃米拉哇地哭喊起来：“杰罗姆，爹爹去哪儿了？杰罗姆呀，爹爹在哪儿呀？他死了吗？爹爹呀！爹爹呀！”

杰罗姆说：“快打住，娘会听见的。”

“呜——杰罗姆，爹爹在哪里呵？”

“俺跟你讲，别再嚷嚷了。你是不是想把娘也害死呀？”

可怜的埃米拉在马车边上跑着，已是泣不成声。杰罗姆又用异样的声调说：“埃米拉，告诉你快打住！”埃米拉一下子就把哭声咽进肚子里去了。

随着一声嘎吱吱的刹车声，杰罗姆把马车停在了家门口。他对埃米拉说：“先在马边上站一分钟。”他从车上跳下来沿着小路向家走去，快走到门边时，他就听到母亲椅子的响声。安虽然两脚瘫痪，但不知道怎么使的劲，她能坐着摇椅在屋里跑动。此刻摇椅在没有地毯的地板上发出的刮磨声音越发响了。杰罗姆打开门看见母亲正一前一后地拱动着身子，每次激动时她都是这样。不过只有几次见到母亲这副神情。

她看见杰罗姆便停了下来，歪扭着脸仿佛要忍受一次打击。她什么也没问。

杰罗姆说：“俺在路上碰到了回来的马车。”

安依然没有开口，绷着脸等待着那当头一棒。

“爹没在上头。”杰罗姆说。

母亲还等着他往下说。

杰罗姆说：“俺把马拴住了，去了十亩地，我哪儿都找了也没找着他。”

只见安突地向后仰倒，头无力地耷拉着，身子瘫软在椅子上。

杰罗姆忙从水缸里舀来一些水淋在他妈脸上，又用硬手掌摩擦她瘦小的手。他见过母亲曾经这样晕倒，所以此刻已有思想准备。

他妈终于换过气来，想挺起虚弱的身子。杰罗姆知道母亲开始恢复知觉。“好点没有？”他大声问道，似乎母亲在一个遥远的世界，他真是觉得母亲离得非常遥远。“好点没有，娘？”

安撑起身子，开口道：“你爹他一跤摔死了。别人不要说三道四。把我脸上的水擦了，去拿块毛巾。”杰罗姆去拿了来。